

## 賽德克 巴萊 ——魏德聖沒有說完的故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腫瘤外科 沈茂昌醫師

首映那天(2011 9 12)，看完電影，走出巨蛋，紀念品攤位熱鬧滾滾，我買了一本「流轉家族」。是當年霧社地區「政略婚姻」的後人，也就是日本警察與泰雅公主政治婚姻下之後代所寫的傳記，附有很多珍貴照片，讀來興趣盎然，原來霧社事件還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魏導的賽片只說了一小部分，霧社事件發生之後，有許多倖存者，後續的發展，也很感人，因此再去搜集一些歷史書來看，包括鄧湘揚的「霧社事件」，「風中緋櫻. 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霧重雲深 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還有兩本以霧社事件為骨幹的小說，包括舞鶴的「餘生」及津島佑子的「太過野蠻的」。我對霧社事件倖存者……中山清及花岡二郎的遺孀高山初子，這兩人的不平凡際遇特別感興趣，霧社事件發生時，中山清身為抗日蕃的後代，却被有喪子之痛的日人小島源治所救助，又因事件，小學沒畢業，最後憑自學考到醫師執照，成為醫者，初子生二郎的遺腹子時，產後出血，幸被救活，受主治醫師井上伊之助感召，決定去受訓當助產婦，幫助族人，嫁給



圖1. 高山初子(站立者)與川野花子(嫁與花岡一郎)。圖片來源：「訣別的悲劇」高彩雲口述，高永清記錄。

中山清後，生下一女，長大也學醫，考上高雄醫學院，成為醫師。我特別整理出這一段不平凡的歷史，與各位讀者分享。

中山清原來的賽德克族名字叫比荷瓦利斯，霧社群荷歌社人，亦受日人撫育與教化之照顧，繼花岡一



圖2. 中山清與初子全家合影，右一為中山初男（花岡二郎遺腹子，原名花岡初男），左二為女兒中山杏子，1944於川中島。圖片來源：「訣別的悲劇」高彩雲口述，高永清記錄。



圖3. 高永清（中山清）與高彩雲（中山初子）全家合影，後排右起：高光華（中山初男），潘美信，高杏香（中山杏子），1961於霧社。圖片來源：「訣別的悲劇」高彩雲口述，高永清記錄。

郎、花岡二郎、高山初子和川野花子之後，被編入日本人子弟的小學校就讀，霧社事件即將發生時，在運動場上，母親慌慌張張走過來，用賽德克語告訴他，「族人即將要殺害日本人，你馬上離開運動場，趕緊回家！」

事件隨即發生，在混亂和驚嚇下，中山清找不到自己的母親，於是他迅速離開運動場，想要逃回荷歌社的家，途中遇到剛自會場逃離的道澤社友人畢荷烏滋泰哈，友人勸中山清暫時到道澤社避難，並寄宿到親戚瓦利斯克烈的家，中山清此一抉擇，讓他保住了生命，當時道澤正陷入抗日與親日的爭執中，道澤駐在寮所巡查小島源治正在總頭目泰莫瓦利斯克的家，希望說服親日，湊巧日本飛機在部落上空盤旋，引起族人恐懼，小島源治趁機說服道澤加入親日陣營，此時，日人已決定使用「以夷制夷」策略，來聲討霧社群的反抗蕃人，當夜親日的土魯閣族壯丁，入住道澤各家庭，準備攻打抗日蕃，瓦利斯克烈家借宿的五名隊員發現中山清是反抗蕃霧社群的小孩，突然拔刀，並緊揪著中山清的頭髮將他拖出屋外，互相爭執誰來馘首時，中山清哀求見小島源治最後一面，小島知道後制止他們殺中山清，因為中山清是他的次子小島正男的摯友，小島正男已在事件中慘遭馘首。

次日，道澤群的壯丁陸續從戰場獲取抗日族人的首級，來到駐在所，

要求登記領取獎金，中山清被迫接下指任同胞首級的任務，看著被馘首的族人頭顱，又聞父親戰死，母親上吊身亡，痛不欲生，後來幸得小島源治的庇護與照顧，留在駐在所，保住一條小命。

花岡二郎的遺孀原為荷戈社頭目塔道諾幹的女兒娥賓塔達歐，後改名為高山初子，嫁與花岡二郎，翌年發生霧社事件，二郎自盡，初子因懷有三個月的身孕，自櫻山(又稱小富士山，後來日人為紀念花岡一郎及二郎，而改名為花岡山)被勸下山，翌晨抵達巴蘭社，雖受日警審問有關一郎、二郎下落，堅不吐實，後來被送至羅多夫保護蕃收容所，初子由於身份比較特殊，曾受過完整的日式教育，加上逝去的丈夫二郎曾服務於霧社駐在所，收容所的警察對初子特別照顧。

第二次霧社事件那天 傍晚，在羅多夫保護蕃收容所，安達健治巡查要她當夜住宿在駐在所的宿舍，初子是安達的次女義子在霧社尋常小學校的同班同學，初子未接受他的厚意，回到收容所，天將拂曉時，來自四面八方的槍彈聲，驚醒了收容所內的所有族人，四處逃竄，懷著九個月身孕的初子，直往外逃，奔向溪谷，躲過一劫。

霧社事件才過半年，日人為了報霧社事件中134日人死亡的深仇大恨，借刀殺人，讓味方蕃的族人報仇，因為道澤社的頭目泰莫瓦利斯和13名壯丁遭到反抗蕃殺害，以及31位族人

被霧社蕃馘首，理蕃當局由能高群警察課長寶藏寺虎一授意道澤駐在所的主管小島源治發出了殲滅霧社群起義六部落遺生者的格殺令，於昭和6年(1931)4月25日深夜，在日警的默許和縱容下，出草襲擊西寶社和羅多夫社兩收容所，砍走101個頭顱，放火燒死96人，19人在混亂中選擇在樹上自縊身死，霧社遺族一夜死了216人，這就是「第二次霧社事件」。

原來兩個收容所共有561名同胞，現僅剩下298名老弱婦孺，初子和她的母親及弟妹們，幾乎絕望，數度要集體自縊，被族人苦勸，又想起二郎的遺言，要將孩子生下養大，而偷生苟活下來。

日警為防患蕃族間互相報復仇殺，5日6日強迫霧社事件生還者，遷移至川中島(今南投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他們故鄉的土地則分賞給有功於日本的味方蕃們。

10月15日，川中島駐在所的主管假藉「歸順儀式」為名，逮捕23名在霧社事件中參與抗日行列者，翌日，霧社警察分局亦藉舉行「家長會」之名將霧社群15名族人逮捕，包括荷歌社的比荷瓦歷斯共38名抗日族人被解送至能高郡警察課，全被極刑逼死於能高郡役所內，但日人官方發表皆因瘧疾、腳氣病、腸炎死亡。

12月1日，川中島頭目代表反抗蕃，道澤社代表味方蕃，福田警務部長擔任見證者，於埔里能高神社，舉行「事件全部關係蕃社和解式」，三

方各持一個石頭，埋石立誓，霧社事件才算真正落幕。

初子被強制移居到川中島後一星期左右，在母親的幫忙下，生了一個全身發紫的男嬰，母親緊急在嬰兒背部拍打數次，總算把嬰兒救了回來，產後初子大量出血，駐在所的日警把眉原診療所的井上伊之助公醫(高雄醫誌73期封面故事)請來，診出胎盤未完全剝離，初子保住了性命，亦在井上的感召下，投入助產婦培訓，成了一名助產婦，全心全力從事山地助產工作，一輩子為原住民族人奉獻心力。

為紀念花岡二郎，二郎遺腹子依賽德克傳統取名為阿威拉奇斯，同時取日本名為花岡初男。

「二次霧社事件」次日，道澤社群的奇襲隊，得意地返回部落，帶回101個首級向道澤駐在所讓中山清登錄，還在駐在所的廣場將人頭排列，並與日警合影留念，其中幾個頭顱是中山清的至親，更令他心痛不已。

二次事件後，中山清繼續被留在道澤駐在所小島源治身邊。在小島的安排下，進入川中島駐在所擔任警手，昭和7年(1932)1月1日在小島和安達健治兩位警察的作媒下與初子結婚，婚後四年，生下一女，取名為伊凡比荷，日名中山杏子。這一年，中山清獲選參加台灣總督府舉辦的高砂族青年(台中州共32名)的日本「見學旅行」，到皇居二重橋去遙拜，當年霧社事件討伐軍司令官鎌田彌彥少將，已榮升中將，特在東京雅叙園擺

宴款待反抗蕃後代中山清。

中山清榮任「川中島青年團團長」，多次以流利的日文，發表「高砂族報效皇國」文章，刊登於總督府「理蕃之友」的刊物上，閒暇時，認真研習醫學知識，先後前往台灣帝大醫學部，參加講習，並獲得醫學研究所所長宮原博士和大森三郎的指導。

昭和16年(1941)昇任能高郡役所乙種巡查，但他希望能成為公醫，當時瘧疾在部落間傳染開來，日人為中山清想要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熱忱所感動，派他到布農族武界公醫診療所，接受川田良市公醫的指導，昭和17年參加台灣總督府第二屆乙種醫師「限地醫」甄試，三百多人應考共有30人被錄取，中山清排名第3，由於霧社事件，中山清連就學中的霧社尋常小學都沒畢業，在駐在所從事雜役之餘，靠著幾本「中學講義錄」自學，終於考取了「限地醫」，成了醫師，相當不容易，他辭去巡查職務，正式就任中原公醫診所，此時，台灣總督府推動高砂族助產婦養成計劃，初子參加了訓練，並取得助產婦資格，夫妻兩人都服務於中原公醫診療所。

昭和16年(1941)「皇民奉公運動」「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族人放棄了祖靈信仰，每天前往川中島祠朝拜。

昭和18年(1943)太平洋戰爭期間，由台灣總督府、滿州映畫和日本三方共同投資拍攝「沙永之鐘」電影，聘請紅星李香蘭飾演泰雅女子

「沙永」，在霧社的櫻社拍攝，此電影在台灣各地和高砂族部落放映後，造成一股從軍熱潮，川中島有事件遺生者33個青年，包括初子的弟弟和妹婿，寫下血書，加入「高砂義勇隊」，為皇軍踏上征途，20名被派遣到南洋的「高砂義勇隊」，最後僅有8名生還，回到川中島，霧社事件遺生者，披掛為當年的殺父殺兄仇敵上戰場去拚命，豈不諷刺？

昭和19年「川中島青年學校」成立大會當天，冠蓋雲集，因事件遭革職，轉任彰化水利組合監視員的小島源治也在場，花岡初男是獻詞的學生代表，與會者看到花岡二郎的遺腹子，在席上以流利的日語演講，侃侃而談，莫不印象深刻。

國府治台後，中山清改漢名為高永清，由於政府機構改編，高永清夫婦被編入仁愛衛生所，高永清任醫師，妻子從事助產士工作，他被族人推選為官派的第一屆仁愛鄉民代會主席，民選第一二屆仁愛鄉長及第一屆山地山胞省議員等職，高永清擔任省議員期滿後，復歸仁愛鄉衛生所，繼續為族人服務，直到五十九年退休，在廬山溫泉經營碧華莊旅社。

高永清對當年小島源治的救命之恩，耿耿於懷，民國六十八年，與妻子高彩雲專程到日本宮城縣去當面致謝，小島源治已是一個90餘歲，臥病在床的老人，小島主導「二次霧社事件」殺害了216名族人，其中有很多是高永清的至親，因此高永清視小

島為義父之舉，被族人指責為「認賊作父」，小島在霧社事件失去愛子正男，却得到中山清為義子，難怪高永清感嘆說「生我的父母，養育我到十六歲，小島源治巡查則從十六歲照顧我到成年，他的恩情我終生難忘，我將他視為己父。」小島源治見過高永清後於翌年過世，享年九十八，高永清於民國七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民國七十三年，小島源治的三男，小島義夫(日本東京都警視廳劍道教練)奉老父之遺命，回到他們的第二故鄉霧社，向當年的救命恩人魯比阿威和嘿米利比荷當面致謝，這趟「感恩之行」同時也受弟弟利夫和今朝夫的託付，大哥重雄已在「大東亞戰爭」為國捐軀，當年母親小島松野從運動場中救出長子重雄和二子正男，正男在逃難途中，慘遭滅首，重雄與弟弟骨肉情深，看到弟弟遭難，傷心不已，還寫下了一篇「弟弟之死」的紀念文來追悼他。

當年，小島義夫(5歲)和兩位弟弟利夫(3歲)和今朝夫(6個月)，在「霧社事件」的運動場，被兩位在家幫忙家事的道澤少女魯比阿威和嘿米莉比荷救出，並將他們換上賽德克服裝，兩人帶著三個幼兒經歷二天二夜的翻山越嶺，走了約三十公里才抵達安全地點馬力巴部落，五十四寒暑過去了，嘿米莉比荷早已過世，小島義夫在仁愛鄉春陽村第二班找到魯比阿威，她已經是七十二歲的老婦人，漢名陳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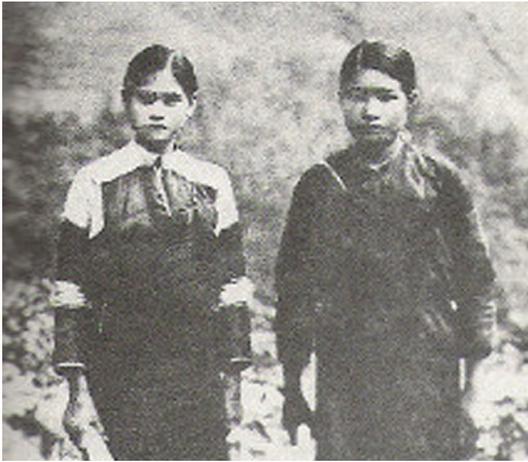


圖4. 救治小島源治三個小孩，獲日人當局頒表揚狀的兩名道澤群女子，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

秀鳳。

高彩雲的人生有如霧社的風中緋櫻，自仁愛衛生所退休後，在子孫孝順下，安享餘年，民國八十五年因腦溢血辭世，結束了傳奇的一生，享壽八十二歲。生前被譽為「風中緋櫻」，由於在原住民社會有著崇高的地位，在其葬禮中，許多族人都趕來送殯，會場水泄不通，會眾中有霧社事件的遺族後裔、有被高彩雲接生過的人、亦有日本人遠來參加、更有霧社事件時敵對的道擇、土魯閣族人，高彩雲的遺骨被迎回清流(川中島)，與高永清的遺骨長相左右。

花岡二郎的遺腹子，花岡初男，因母親改嫁給中山清為妻，稱中山初男，國府治台後，改名高光華，考入台中師範學校之山地師資培訓班，畢業後，被分發到仁愛國民學校，並娶巴宰族裔的潘美杏為妻，婚後妻子考進台中高級護理學校，畢業後，考取護士及助產士執照，為原住民的健康



圖5. 「二次霧社事件」中，遭殺害的101個首級和「味方蕃」的道澤群族人及日本警察，於道澤駐在所前合影。

奉獻所學，高光華曾任教師、主任、校長，仁愛鄉公所秘書，鄉長，現在廬山經營「碧華莊」溫泉旅社。女兒中山杏子，後易名為高杏香，自高雄醫學院醫科畢業後，曾任仁愛衛生所和台北市大安區衛生所醫師，後再任職於台北縣烏來鄉衛生所，為泰雅族人服務。

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前不久，高光華歷經許久的努力，於九月間，在花岡山的山頂上一棵大楓樹下，找到父親花岡二郎及花岡家族的自縊現場，他邀集族中抗日遺族後裔，上香獻酒，並請撿骨師傅把花岡一郎、二郎及家族的遺骸拾取，迎入霧社事件紀念碑園區之「無名英雄之墓」內，供人瞻仰。已經七十年了，高光華取下一撮黃土，迎到清流(川中島)後山，興築一座墳墓，裡面供奉這一撮黃土，墓誌銘內文有賽德克語、日文和漢字，並立碑於墓園內，向後人炫耀有這麼一位不平凡的父親。